



2015年3月西藏人民議會關於
「藏人行政中央2015至2016年財政預算案」的審議
與相關議程——康巴選區議員格桑堅參的訪談與分析

蘇嘉宏

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教授

摘要

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9次會議於(2015年3月)進行,會議審議並通過了「藏人行政中央2015至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大致內容:「總金額約為:二十億零八百九十八萬印度盧比(2,008,980,000),在議會經過仔細研究討論後,對多項預算進行了調動,最終通過的預算總金額為二十億零一千八百零三萬九千一百一十印度盧比(2,018,039,110)。」,從公開的預算中可以看出藏人行政中央的許多政經動態,藉由訪談格桑堅參議員,我們可以瞭解到西藏人民議會的實際運作情況:一、西藏人民議會的議事運作趨於成熟,預算審議與執行符合西方代議政治常軌,預算內容公開透明而富於民主自信。二、選舉制度隨印度藏人定居國家或教派成長而有所漸進調整席次,在尊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上,同時存在西藏獨立的訴求,不僅從未間斷,受到與北京對話阻滯的影響,強度依然不減。

關鍵詞:

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西藏人民議會



**THE REVIEW OF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FINANCIAL BUDGET 2015—2016 IN THE TIBETAN PEOPLE'S
PARLIAMENT ON MARCH, 2015: THE INTERVIEW WITH
KELSANG GYALTSEN, THE PARLIAMENTARIAN OF KHAM PA
CONSTITUENCY**

Su, Chia-H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
Fooy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view with Kelsang Gyaltzen, the parliamentarian of Kham pa Constituency, and the analyses of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related agenda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s financial budget of 2015—2016 in the Parliament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n March, 2015. The financial budget of 2015—2016 made by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was passed after examination in the 9th Assembly of the 15th Parliament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total amount was 2,008,980,000 (INR). However, after discussion in the assembly, the final total amount reached 2,018,039,110 (INR) with many items of the budget changed. From the budget, we can see the movement in the politic and economic fields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Interview with the Tibet parliamentarian Kelsang Gyaltzen, we may know the ope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as followings: 1.The procedure of the assembly agenda becomes matur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budget coincides with the western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The budget is open to discussion, and it is in full democratic confidence. 2.According to Tibetan settlers in Indian and various sects, the number of elected seats in the Parliament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would be changed gradually. While Dalai Lama's moderate thought is respected by Tibetans, the appeal for independence of Tibet is



also demanded. This idea is still very firm because of no dialogue with Beijing..

Keywords:

Dalai Lam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Parliament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壹、概述

西藏人民議會位在印度北部喜瑪偕爾省（或譯為喜瑪佳省）的印度藏人社區達蘭薩拉，相對於藏人行政中央，依據三權分立原則所設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門依流亡藏人憲章之規定應向西藏人民議會進行工作報告。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9次會議，於2015年3月間舉行；其後，2015年9月召開的會議，則是該屆（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的最後一次審議政府工作會議。換句話說，西藏人民議會的基本運作模式是在每年上半年的會期中審議預算，而下半年的會期則是審議政府工作。2016年3月召開的第十一次會議審議並通過藏人行政中央2016至2017年年度預算法案，也是該屆（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的最後一次會議。與本文撰寫的同時，2015年下半年展開的司政、議員換屆選舉的「初選」，再於2016年3月正式換屆選舉結束後，選出新一任的司政和組成新一屆（第十六屆）西藏人民議會。¹

此處置重於介紹西藏人民議會「上半年所進行的預算審議」，而以2015年為例，加以介紹，關於2016年3月的換屆選舉另於他處再行探討。長期以來，西藏人民議會審議預算累積民主經驗已經運作相當成

¹ 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流亡議會會議召開促中共速解西藏問題」，2015年09月15日報導，下載日期：2015年10月12日，資料來源：<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DZ-09152015152924.html>。這個在下半年舉行的會期，西藏人民議會成立的「民衆審計委員會」在第一天的會議上提交了年度報告，這是模仿西方民主國家議會的「預算審議－決算審計」的政府財政制度的運作。此外，九月份的會議著重討論從2014年4月1號到2015年3月31號之間行政各部門的工作報告，要進行審查、進行質詢。



熟，而以 2015 年上半年的會期為介紹之案例，實僅考慮資料取得與藏中翻譯之便，其與之前或之後的相同性質的會期與其開會期間的運作相較，除了預算數額正常會因為預算擴張而增加之外，並無特別之處，故雖以 2015 年上半年會期為例，已經具備一般性的參考研究意義。本文主要是根據對西藏人民議會格桑堅參（另有常見之中文翻譯為「格桑堅贊」，但與原藏中對話小組副組長、達賴喇嘛派駐歐洲代表格桑堅贊並非同一人）議員的多次訪問和相關報導整理、分析（其中部分內容與挪威西藏之聲，2015 年 4 月 5 日所報導的對他的同時訪問有部分相同。）；格桑堅參議員原在四川省藏區工作，之後來到印度工作，當選多屆西藏人民議會康巴選區議員，精通中藏文，熟悉議會議事運作、境內藏區史地和現實政經宗教事務；2016 年 3 月的換屆選舉，因為學家移民澳大利亞，並鑒於有新的工作安排，無法兼顧議員職務之故，人望極高的他放棄本來應可順利的連任機會。²

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 9 次會議除了通過「感謝達賴喇嘛的恩德」之提案外，主要是議決、通過了「藏人行政中央 2015 至 2016 年財政預算案」、「聲援並向境內自焚同胞表達悼念案」、「修法新增了澳大利亞及亞洲的議員席位案（其中有關『增設藏傳佛教覺囊派議員席位』的議案並未通過）」等。其中的「藏人行政中央 2015 至 2016 年度財政預算案」，大致內容：「總金額約為：二十億零八百九十八萬印度盧比（2,008,980,000），在議會經過仔細研究討論後，對多項預算進行了調整，最終通過的預算總金額為二十億零一千八百零三萬九千一百一十印度盧比（2,018,039,110）」，從公開的預算中可以看出藏人行政中央的許多政經動態。除了預算審議之外，在該次會議議定的幾項決議中，除了對達賴喇嘛的感恩之外，另外還有對境內藏區局勢表達關注議案的討論，也獲得了最多議員的參與討論。³關於議會審議預算的運

²對於格桑堅參議員的訪談時間地點，主要為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美國華府四健會總部和多次在印度達蘭薩拉、澳洲等地參加會議期間的訪談，亦即是在多次訪談的基礎上撰寫，並經格桑堅參議員本人審校完成的，本文後面附有訪談紀錄摘要。

³根據當時多家媒體報導，其中，格桑堅參議員提到了應該謹慎應對「中共『任命』」的班禪，「中共『任命』」而不是「認證」，因為中共作為無神論者不能「認證」轉世靈童，只能是一種通過官方形式所「任命」的「職官」。這樣的「任命」既不具備法統依據、更不符合藏傳佛教轉世靈童認證儀軌；因此，他認為：中共「任命」的「班



作實務，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一、預算審議流程

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9次會議，從2015年3月16日至28日間舉行，此次會議被稱為「預算會議」；西藏人民議會每年都會召開兩次會議，每年的3月份召開的是預算會議，9月份則是政府工作報告會議。也就是說，西藏人民議會在這個上半年召開的會期中針對藏人行政中央及其下屬機構在2015年至2016年間的財政預算報告進行審議，但同時也會制定多項其他重要議案。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第9次會議，也就是本文介紹的「預算會議」中，主要是審議、批准2015年至2016年度，整個藏人行政中央共151個部門及單位的年度預算報告；藏人行政中央所屬各部門的支出，應通過議會批准方得支用，違者將會嚴懲。

二、「標星」提問程序

西藏人民議會開會程序中，有一種「標星」的提問程序。議會開會，藏人行政中央由於沒有政黨組織與相應而生的議事程序，議會此一立法機關監督行政機關，行使監督職權之方式時，可以單純只是「書面詢答」，另一種形式則是「『標星』提問」，相當我國立法院之「質詢」，提問時不僅要「書面答覆」，還需要當場「口頭答覆」，在這個提問上標上幾顆星，顯示其重要性，名曰「『標星』提問」。格桑堅參議員進一步說明：所謂「標星」指的是，議員對政府相關部門的部長或司政提出問題時，如果提出的問題上沒有標示星號，則相關部門的部長只要向提出詢問的議員作出書面回覆即可，不必在議會接受質詢。但是，反之如果議會議員向政府提出疑問時，在質詢的問題上「標示三顆星」，則為所謂的「標星」提問，對這類問題，政府官員除了提供書面

禪」即使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班禪大師。另外，他也指出：這一次議會的會期中大家也都注意到，中國大陸幾位不在關鍵位置上的涉藏官員，近期相對較為頻繁的在「後達賴喇嘛時代」有關轉世等問題上發表了非常強硬的言論。



回覆，還要在議會接受包括提問議員在內的全體議員的口頭質詢。格桑堅參議員說：「在提問後，可以繼續提問，這過程中不僅僅是提問者，其他議員也可以參與，現場答辯，被問者如司政，也需要通過口頭的方式對議員們所提出的質詢一一進行答詢，這對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作用，也能讓民衆詳細瞭解問題所在。」

這樣的質詢一般都是在每天會議的第一個議程進行，格桑堅參議員說：「(會議期間)每天會議的早上九點半剛開始都有『標星』提問，這種提問是對行政工作的最佳質詢方式。」，而且「『標星』提問」可以針對藏人行政中央現在的、所有的有關工作，任何一個議題(常見的是一般行政、藏漢對話、國際公關等)，向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或各部門的部長當面提問。

貳、預算審議的內容

一、預算增長 6.8%

在這次會議中，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門提出的 2015 年至 2016 年度財政預算，預算金額較諸往年(「2015 年至 2016 年度的財政預算」與「2014 年至 2015 年的財政預算」相比)增長了 6.8%。由於藏人行政中央的整個財政預算大部分屬於「援助性」的財政預算，2015 年至 2016 年度增加的數額為 8 億印度盧比，預算總合為 20 多億印度盧比，相當於 3000 多萬美元，其中 70% 多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國際援藏機構的援助，已經如此龐大的財政預算每年都還繼續大幅度增加，許多人不免引以為憂。

洛桑僧格司政就任之初，從 2011 年至 2012 年，藏人行政中央的整體財政預算在 11 億到 12 億左右；相較於整體國際經濟下滑，藏人行政中央的預算每年都能逆向按照 7% 至 8% 左右增長，似乎可以說明這一屆洛桑僧格司政領導的藏人行政中央其實不受「政教分離(達賴喇嘛退休)」的影響，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實質支援和關切程度的不減反增，繼續在整體財政運籌上，反而穩定，且有更大的募集能力。所以，



藏人行政中央有能力籌集預算，能夠依循民主程序與運用科學方法使用資金，格桑堅參議員說：「我認為這應該都理解為正面的，好的一種方向。」本次會議中，仍制定了幾項預算以外的其他政治與人權的議案，其中一項是感謝達賴喇嘛恩德的決議，格桑堅參議員說：「其實藏人流亡至今所取得的各項成績，都是與尊者恩德有關的，藏人感恩尊者是理所當然的。」⁴

二、「臨時增撥」(追加)預算法案之性質

這次會議中，在通過 2015 年至 2016 年度預算法案的同時，同時也通過了一項 2014 年至 2015 年度的「臨時增撥」預算法案。所謂「臨時增撥」指的是在通過預算後，一年的工作中有突發的事件或需要超過預算或是支出，預算沒有編列的開支時，可以根據需要，由藏人行政中央政府提出臨時增撥預算，報請議會常設委員會審議、批准，此與我國立法院的臨時「追加預算」相同。由於西藏人民議會審議、批准預算的會期是在上半年 3 月份，議會下半年的會期必須等到 9 月份才再召開，會期與會期之間，議會有個常設委員會維持日常的工作。行政中央在原預算中未予編列者，因有新的資金來源而得以辦理之業務，仍須經過議會的批准，於此兩個會期之間，則應由議會的常設委員會予以批准。凡此經過批准的金額，每年 3 月份將之總合加起後，別設一項「臨時增撥」預算法案送交議會，以通過法案的形式加以事後承認常設委員會之前批准、撥用的所有臨時增撥的項目。

「臨時增撥」主要是因為除了公務員工資和行政費用等最基本的開銷(人事費)之外，藏人行政中央的其它很多費用(業務費)完全靠外界的援助，其中有些援助是在預算通過後方始募得，就會以「臨時增撥」的方式納入政府的預算體系中。格桑堅參議員說：藏人行政中央預算編列之所本，主要是「固定收入(包括西藏流亡社會一些基

⁴「感恩達賴喇嘛恩德」的決議的意義，格桑堅參分析說：「主要前面論及藏人行政中央的預算法案，有那麼龐大的援助資金，那麼這些援助資金的最大來源也就是國際社會基于對達賴喇嘛尊者的威望，以及達賴喇嘛秉持的這種正信的支援，有這麼多的國際及民間的贊助單位支援西藏議題，這是第一點。」，同時也對「尊者 80 大壽」表達敬意。



金的利息或藏人納稅收入等)」，這些收入大都列在下文提到的「預算資本」項目中，由於這些資金在每年議會的預算編列中已經分配完畢，在年中並無多餘資金可以提供支出。因此，申請「臨時增撥」時，其最主要的要件是，申請者必須是自己已經從外界得到資金支援，然後才報請行政中央、議會，請准許接受並使用這些資金。如果行政中央和議會對申請者的金援之來源或使用有疑慮，則可駁回申請；準此，下屬申請部門就不得接受與此相關的金援。以本次會議為例，在 2014 年至 2015 年度的預算法案中，年度編列的預算的是 18 億多，增加了全部「臨時增撥」的之前已經動用的預算後就超過了 20 億；格桑堅參議員進一步表示：別看目前 2015 年至 2016 年度所有預算資金是 20 億 1 千 8 百多萬，相信經過未來這一年的各種臨時增撥的資金，預計到年終的時候，原始通過的預算數字加上「臨時增撥」者，基本上總預算金額預計將會超過 22 億，或者甚至達到 23 億。

承上所述，到本文截稿之際，西藏人民議會已經召開過 2016 年 3 月的預算會議，並審議通過了藏人行政中央 2016 年至 2017 年度預算法案。對此，格桑堅參議員補充說：「就像以前所估計，2015 年至 2016 年度所有預算資金是 20 億 1 千 8 百多萬，而一年間議會常設委員會臨時增撥的預算金額總計為 2 億 8 千 7 百多萬，今年 3 月份將預算總額與臨時增撥金額之總合加起後，送交到議會，以法案的形式通過的總金額，確實已經達到 23 億之多。」

三、新的年度預算之分配與使用

藏人行政中央直屬及所屬 151 個單位的所有開支及 30 個單位的部分開支，全由藏人行政中央綜合資金（總預算）中支出；其中 107 個單位的所有資金開支和 4 個單位的部分開支，由藏人行政中央「預算資金」裏出，其餘 44 個單位的全部開支和 26 個單位的部分開支，由藏人行政中央各部的「項目援助資金」中支出。

關於 2015 年至 2016 年度預算分配、使用，藏人行政中央在編列預算時，項目上有所區分，主要有以下幾種：



1. 預算資金：所謂的預算資金是真正屬於藏人行政中央國庫自有的資金，「預算資金」一項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流亡藏人的自願捐稅項目，自願捐稅項目由於越來越獲得流亡藏人的高度重視，每年的收入也越來越好。
2. 援助基本基金：國外援助機構執行某項專案時，需要一些日常開支，這歸類為援助基本基金。
3. 援助專案基金：專案就是藏人行政中央需要執行很多專案建設，資金來源通常都是來自援助的項目。

該次會議審議、批准的 20 億 1 千 8 百多萬預算中，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工作人員的工資開支大概是 3 億 5 千多萬，各單位的行政開支應該是 2 億 3 千 1 百多萬；其餘的將近 15 億多大都由各個援助機構的項目援助資金支應，屬於前述的「援助專案基金」。格桑堅參議員表示：「這裏面的很多支出與專案基金是相關的，大體而言，當藏人行政中央得到某項專案基金的援助時，也會有為支援和實施這些專案而來的人事、行政等方面的支出，由於行政人員大都是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員，因此政府就可以用專案的行政人事費用來支付工作人員之薪水和行政費用，例如：專款援助蓋一所學校的費用假設是 3000 萬，則此為專款專用的『援助專案基金』；另外，為實施專案所需要的人事和行政等費用，假設為 200 萬，則這個 200 萬就屬於得由藏人行政中央支配的『援助基本基金』。」

四、援助專案基金的主要項目

「援助專案基金」包括了教育、衛生、就業輔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援助來源，從 2015 年至 2016 年度整個財政分配方面來觀察，教育、衛生及政治方面的支出比以前有顯著的提高，主要是分成幾大類：

1. 政治方面：主要是為解決西藏問題而進行國際公關、中間道路的宣傳，藏漢對話有關的會議與業務，這些開支總共達到 4 億 5 百多萬印度盧比。



2. 教育、衛生、就業輔導方面：本項支出是 7 億 6 千多萬，衛生投資是 1 億 4 千多萬。其中包括提高婦女的工作能力、藏人就業能力、無息貸款等等，這些項目都是幾千萬的資金。包括西藏來的前政治犯、索嘎成人學校有些成人的就業、謀生，同時還有 11 個駐外機構，這些開支甚大。

參、本次會議除「預算」以外 仍制定幾項政治與人權的議案

一、新增亞太地區議員席位的修法案

這次會議中，通過了新增澳大利亞和南亞以外的亞洲地區議員席位的修法案。西藏人民議會代表的是境內外全體藏人的權利，西藏人民議會以前按照西藏三個區域的方式選出了每個區域 10 個議席，每個教派 2 個議席（有關新增藏傳佛教覺囊派議員席位的修正案未被通過⁵），北美 2 個議席，歐洲 2 個議席，這樣議會的總人數是 44 個議席。

⁵教派議員的存在已經有長期的爭議。格桑堅參議員說：「以前在『流亡藏人憲章』裏面規定，五大教派均享有 2 個議席，然而其實在各大教派裏面也有很多分支，這些有很多的爭論焦點，比如在噶舉派裏面有大的 4 支和小的 8 支，其他教派也是同樣的情況，而覺囊派被認為有自己獨特的觀點，那麼它是不是被公認獨立的一個大的教派，仍存有很大爭議。其次，需不需要設立各教派的議員，或者相反地說應該取消各教派的議員，在藏人社會裏面也有很大爭議，如果現在這個時候給覺囊派 2 個議席，那麼以後其他教派分支也會仿效，西藏人民議會將會變成完全是教派議員的這種形式。因此基于這麼多的考慮，這項修法案沒有被通過，這也是通過成熟的民主形式而產生的結果。」，「藏傳佛教覺囊派特別大會在達蘭薩拉舉行」，**西藏之聲**，2015 年 9 月 11 報導，資料來源：西藏之聲，<http://vot.org/cn/2015/09/藏傳佛教覺囊派特別大會在達蘭薩拉舉行/>，下載日期：2015 年 9 月 14 日。報導中說：來自印度、尼泊爾、不丹，以及歐美與亞洲各國的覺囊派寺院、佛法中心代表，在特別大會開幕儀式上，覺囊派的高僧代表輪流發言，均認為西藏人民議會對覺囊派議題所給予的重視度不够，對此表達了不滿。對此，藏人行政中央宗教與文化部部長白瑪曲覺在開幕致辭時指出：2011 年達賴喇嘛尊者蒞臨了「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苯教」大會，當時大會通過了決議，正式承認覺囊派為藏傳佛教一大教派，而宗教與文化部也一直按照這一決議，一視同仁地對待覺囊派。今後，宗教部也會繼續公正對待、處理覺囊派的相關事務。



在澳大利亞、日本，還有除印度、尼泊爾、不丹以外的亞洲地區的藏人們，沒有得到投票選出亞太地區議員的機會，因此這次特別向南亞以外的亞洲、澳大利亞地區居住的藏人新增設一席議員。

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的次屆議會換屆之前，議員席次修正案的完成有其時限。格桑堅參議員表示：「按照我們『流亡藏人憲章』規定，換屆選舉要在6個月內結束，那麼就是說第15屆議會的最後任職期限是2016年5月30號，我們的第16屆議會，包括司政的選舉，大概會在2015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左右會啟動，先進行預選，一般這樣。我們有個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有一個會長，那麼需要選兩個助理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登記工作9月到10月份就會開始，預選大概會在10到12月份開始，到2月到3月份左右，因為我們的很多選民在冬天都分散在貿易市場上，到了過年的時候大家都回來，就比較集中，正式的選舉一般選在2月份或者3月份左右，正式的選票的統計會在4月份左右宣布出來，這樣第16屆議會的最後選舉結果會在4月份左右出來。」

增設亞洲、澳洲地區議員席次的修正案，之前經過兩次的失敗，這次是第三次，終於通過了，其中有何特別的意義？格桑堅參議員表示：「第一個是人數的增加。因為這次通過的，最主要的是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流亡藏人，澳大利亞每年都會吸收100名跟西藏政治有關的人過去，這兩年更增加了不說，而且一次性增加250個，整個大洋洲暨東亞區域的藏人數目越來越多。第二個，以前雖然臺灣、日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外蒙，雖然也有一些藏人，但議會裏有人認為地區藏人相對稅收占的比例比較少。臺灣40人，日本140人，澳大利亞800人，所以些地區不因該增設議席。而我的觀點是不管稅收和人數的多少，給他們投票的政治權利很重要。所以前兩次，我都是極力支持推動這一法案的通過。」

格桑堅參議員已經申請全家移民澳大利亞，對於自己有無在新的議員選區參選的意願？對此，他表示：「澳大利亞有一個很大的華人社會，我要加強跟華人的聯絡工作，那麼我去澳大利亞的一個最大的動機也就是要加強與華人的聯絡工作。……我參不參選澳洲的議席，我現在還沒有最後確定。因為第一點，我要去澳洲，我會把很多時間用



在跟華人的這種聯絡工作上，那麼參選議員跟華人的聯絡工作當然它是不矛盾的，那麼我會不會涉入一些跟行政有關的和華人聯絡的工作，這是一個可能的因素。」⁶，事後的發展是格桑堅參議員雖然在印度藏人社區聲望甚高，但因為移民澳大利亞，不願意辜負選民的期望，並未繼續尋求連任。

二、目前西藏人民議會實務運作概況

西藏人民議會內部有很多意見團體，從西方民主國的經驗來看，儘管現實上尚未有符合西方國家實質意義之政黨政治，但若有派系的運作其實也很正常，關於西藏人民議會的政治生態，格桑堅參議員有以下幾點分析：

1. 「中間道路」與「西藏獨立」：大家非常清楚，我們的議會不是政黨政治，是區域型代表、教派型代表和海外區域代表並存共組的，在議會裏面最大的派系，或者說是不同的意見團體，最主要的是「西藏獨立」派跟「中間道路」派在路綫上、觀點上的長期爭論所形成的不一致，而這個不一致是時常都會表現出來的。在不一致裏面，依格桑見參議員的思維方式：我認為議會裏面有一些非常不成熟的政治官員，比如他們之中有非常熱衷所謂「中間路綫」的這些人，把「中間路綫」說成完全是達賴喇嘛的意志，誰不遵從「中間路綫」，你就是對著達賴喇嘛幹，這點引起很多其他人的反感，其實這對維護「中間道路」的社會支持或聲譽沒有任何的好處。那麼這樣一部分機會主義者，

⁶作者提問：「你的意思是說你會轉任駐澳大利亞代表？」格桑堅參議員說：「不，澳大利亞代表不行。因為我不懂英文，那麼我就擔任華人聯絡官，這樣一些都有可能，第一點。最主要的是如果是澳洲這一塊的議員，我認為還要跟澳洲政府和新西蘭政府聯繫，因為我不會英文，在澳洲這一帶英語水平特別好的，還有以前一些資深的公務員和以前擔任過駐澳代表的一些人，在人才方面特別多，因此我在想，如果有這樣條件的人能夠當選，那麼這會對整個西藏的一些事情會更好，而不僅僅是我會去參選。」另外，作者也提問：「這個澳大利亞席次設置以及這個法案的通過還有哪些實際情況？」格桑堅參議員說：「還有這麼一個，這次為什麼能通過這個法案，這裏面我認為也有我的一些個人因素。因為我已經定了要移民澳洲，那麼很多人說，這次在投票之前，他們說這個是格桑的席位，那麼咱們應該支持，但那種是開玩笑性，但是這種開玩笑性裏也有認真的成分在裏面。這個可以寫上去。所以說，因為這幾個原因，綜合性的原因，這次可以通過。」



他們專門成立所謂的「中間道路民主運動」，到各藏地區去進行宣傳，那麼這些宣傳裏面他們其實對「中間道路」的實質的內容瞭解不多，他們僅僅是認為這些不遵從「中間道路」的人就是「不聽達賴喇嘛話的人」，如此這般，就有些「妖魔化」的疑慮了。這樣一來，反而使得那些真正有「西藏獨立」觀點的人更加反感，這其中很多人能說能寫，基於這樣的「反感」，就開始對「中間道路」發表一些因心理上逆反而質疑的聲音，說「中間道路」是「出賣西藏」、「向中國人低頭」、「發展中間道路現在這麼多年，根本沒有任何希望，中國絕對不會答應。」等等，「西藏獨立」的這一派裏面很多人能寫、能說，漸漸逐步形成一股力量來反對「中間道路」，於是從整個外界看來，「西藏獨立」和「中間道路」之間的對立情緒似乎非常激烈？但是，表像下面常有假像，因為我身處在議會中，我認為並沒有這種外面所看到的這種尖銳的、非常激烈的對峙的情緒。有些文章會翻譯成中文後發表出來，這中間我也看到，不管是誰，有些人肯定想到其中有些片段有利用的價值，越能把雙方之間的矛盾、對立情緒誇大得越大，就越有一些作用吧？很多人會利用這個！我就看到了很多外界看不到的實例，把雙方鬥的文章翻譯成中文發表出來，其實在前述這些背景下，很多人都被誤導了。

2. 「西藏三區」與「教派」：議會內不同區域、教派代表之間，格桑堅參表示：我並不能說大家有多麼地和諧，什麼對立也沒有，當然也不是這樣。區域、較派中因為認同路線人數多寡的不同，這樣就形成像是衛藏、安多，一些自認是真正站在達賴喇嘛這邊堅持「中間道路」的人，就很奇怪地積極把一些堅持「西藏獨立」的人從自己的區域、教派中弄出去。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是非常滑稽的。反過來，像康巴和一些教派議員，他們認為康巴就是追求「西藏獨立」的，堅持「中間道路」就是不行，就會形成「中間道路」跟「西藏獨立」不同的觀點就分別滲透到區域性的矛盾裏面。康巴的「四水六崗」是知名的追求「西藏獨立」組織，這樣的組織就相當堅持自己獨立的觀點。我對此的態度是，西藏三區（衛藏、安多、康巴）是三個西藏傳統的行政區域，並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只是現行的選舉區域，各個區域中有持與多數人不同路線的人，非常正常，必須要容納。因此，格桑堅



參就一直在議會裏面堅持，兩邊互相排擠都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是民主社會，一個選區內必須要允許這兩種觀點都同時存在。

3. 青年會的組織宗旨明確是「西藏獨立」：「西藏青年會（一般簡稱『藏青會』）」，格桑堅參指出：「青年會是一個完全要西藏獨立的一群人所成立的一個組織，成立宗旨就是爭取西藏獨立。但是，現在青年會裏面又變成了一個宗旨「不一定是『西藏獨立』的組織，也有『中間道路』了。於是青年會現在就已經從內部分裂出了兩派，一部分人說我們要支持達賴喇嘛，支持藏人行政中央政治立場，另外一派就反駁，這樣青年會的實力就被削弱了，雙方爭執不休。」，對此，格桑堅參說：「我認爲這樣真正是落入了中國的圈套。中國一再反駁『中間道路』是變相地獨立，最終的目標是希望引起我們內部先亂起來。以前你知道有『三個不准』，後來加成『四個不支持』，不做分裂祖國的活動、不支持西藏問題國際化等等，也就是深圳的會議上說的，不支持青年會的獨立運動，說是給達賴喇嘛下臺階...，其實他們很清楚尊者達賴喇嘛並不追求獨立，我們提交的建議這麼清楚。但他們就是需要一再地天天像念經似地講『中間道路』的實質是分離中國的，這樣的目的就是引起我們之間的這種矛盾。這樣整個海外藏人社區裏面『中間道路』跟『西藏獨立』的觀點就深入到青年會裏面，這我認爲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連青年會都分裂成兩派了，其實另外成立一個和青年會沒關係的組織都是可以的，但是青年會不能分裂。」「但現在又壯大起來了一個『西藏獨立學生聯盟』，那個組織越來越壯大，都是一群年輕人，像臺灣的『太陽花學運』，他們的傾向就獨得更加旗幟鮮明，他們的活動能力就越來越強，而青年會就相對的慢慢消沉。青年會的消沉，就會有另外一個組織起來取代這一條政治路綫。我問過他們，他們最先成立組織的時候的宗旨用藏語是『自由』，還是『獨立』，他們說就是『獨立』，這個組織目前在國際上的活動能力越來越好。」

4. 藏人行政中央的「藏中對話工作（和談）小組」跟議會的關係：西藏人民議會議員不會是其中成員，因爲依據三權分立的原則，這個小組是屬於行政體系的，會議中也沒有邀請議會成員參與。「藏中對話（和談）小組」既然是屬於行政體系，其與議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議會可以指導藏中對話、和談嗎？格桑堅參說明：「我們可以質詢，藏



中對話小組過去做了什麼，未來有些什麼新的計劃？因為這樣，以『中間道路』的路線跟中國接觸，以此以和談的形式解決西藏問題，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既定政策，那麼這些政策的制定者是議會，執行者是我們的行政機構噶廈。噶廈成立了一個『藏中和談工作小組』，以前的『藏中和談工作小組』裏還有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代表去北京跟中共和談，『藏中和談工作小組』進行一些相關的調研工作，配合得也相當地好。那麼，2011年以後整個的這種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達賴喇嘛已經放下了所有的政治權力，達賴喇嘛的兩個特使也因為『藏中和談』沒有實質性的進展而辭職，但是他們兩個現在還在『藏中和談小組』裏面。那麼『藏中和談小組』現在的規模是在擴大化，因為換了新的司政，我認為新的司政上臺後擴大了『藏中對話小組』的成員，其實也就是體現了他也想通過研究、接觸來啟動『藏中和談』，但是現在沒有任何起色。」「『藏中和談工作小組』每年開一次會議，有時候會多開一次會議。跟議會間的互動，就是在開議會時會提出各種『標星的提問。比如『藏中和談』，我就提出『藏中和談』現在的情況、有些什麼計劃、對中國的恢復有些什麼希望，我就標上星號以後，在議會的議事日程裏面進行提問，用臺灣話就是說，質詢各部部長有關一些政策。他們可以對我們的『標星提問』進行書面答覆，我們也可以對他的回復再進行質詢，然後其它的議員都會直接舉手質詢。但是，『藏中對話小組』的日常工作，我們無法參加。你們討論了什麼，有什麼新的規劃，比如以前我們提交的建議被否定了，司政一直在講，不管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做好一切和談準備，那麼這種準備是以以前提交的建議為標準，還是提出了新的計劃。中共說我們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和談的對象是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和談的內容是達賴喇嘛的前途問題，藏中對話小組有些什麼對策？我們議會就以這樣的方式對藏中和談小組的工作進行質詢。

肆、結論

西藏人民議會的實務運作，由於欠缺政黨政治的社會基礎，以西



藏三區和教派為選舉區的結果，區域族群團體（同鄉會）和藏傳佛教教派經院、札倉的實質影響力取代了政黨，成為政治互動的單位，議會本身則是將各區域、各教派的多元價值和利益匯整的制度性平臺。議會中熟悉中文與中國大陸事務的格桑堅參議員在華文媒體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各界也長期藉由他這一處窗口認識印度的藏人社區的政經動態，平時在達蘭薩拉山頭的藏人社區中到處都有他忙碌穿梭身影為民服務，更是一位稱職的民意代表。

本文藉由對他的訪問，瞭解西藏人民議會的實際運作情況，包括議事程序、預算審議和實務運作的情況等方面，而不是僅只根據憲章法條的規定來進行制度分析；本文從訪談中可以得知：西藏人民議會的議事運作趨於成熟，預算審議與執行符合西方代議政治常軌，預算內容公開透明而富於民主自信，選舉制度隨印度藏人定居國家或教派成長而有所漸進調整席次，在尊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上，同時存在西藏獨立的訴求，不僅從未間斷，由於與北京之間的對話、接觸進展阻滯的影響，強度依然不減。

2016/04/27 初稿收件

2016/07/19 修正稿收件



參考文獻

蘇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轉型(藏文本)**(印度達蘭薩拉：Khawa Karpo Tibet Culture Centre，2013年9月，第一版)。

蘇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轉型：2011年3月達賴喇嘛聲明「退休」與「政教分離」的新噶倫赤巴、藏漢對話和在台流亡藏人政治與社會**(臺北：商鼎文化出版公司，ISBN：978-98-614409-6-5，2012年5月出版)。

蘇嘉宏，**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全書翻譯為藏文之全新增修版)(印度達蘭薩拉：Khawa Karpo Tibet Culture Centre，ISBN：978-81-908643-1-2，2009年9月，第一版)。

蘇嘉宏，**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臺北：水牛出版社，ISBN：957-599-782-4，2005年06月，初版)。

美國之音 (VOA) 藏文部

西藏之聲 (VOT)



附錄

藏人行政中央 2015-2016 年度財政預算報告 (格桑堅參議員中譯)

尊敬的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先生閣下：

我將向議會報告藏人行政中央 2015-2016 年度財政預算報告！

向議會詳盡報告財政預算的議程是民主政體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根據我們的情勢，將每一年的工作規劃及收支預算報告給議會，議會對此一報告進行監督審查，並提出具建設性的指導，最終形成決議案批准此一報告是議會最重要的一項議程。這一議程也成爲了民衆詳細瞭解藏人行政中央的財金狀況、每一年度所需資金預算，以及對民衆的福利待遇、政務開支、其它重要開支事項的最佳窗口。

一、藏人行政中央的財政狀況

(一) 綜合資本金

藏人行政中央直屬及所屬 151 個單位的所有開支及 30 個單位的部分開支全由藏人行政中央綜合資金裏出。其中 107 個單位的所有資金開支和 4 個單位的部分開支由藏人行政中央預算資本金裏出。其餘 44 個單位的全部開支和 26 個單位的部分開支由中央各部的項目援助資金裏出。藏人行政中央的綜合資本金狀況如下圖表，這裏面也包括了上述 44 個單位的一般援助資本金和項目援助資本金。

單位：百萬盧比

年份	預算資本金	固定基金	一般援助資本金	項目援助資本金	總計
2012/3/31	320.15	194.25	714.22	641.86	1870.48
2014/3/31	383.42	208.46	873.59	499.68	1965.25
增/減幅	63.27	14.31	159.37	-142.18	94.77



A. 固定基金

2014年3月31日為止固定基金總額為208.56(百萬)，(譯者按：應讀作「兩億八百五十六萬」)加上今年新增的4.16(百萬)，至2015年1月31日固定基金已達212.72(百萬)(兩億一千二百七十二萬)。再加上宗教與文化部的固定基金20.00(百萬)、內政部的固定基金65.00(百萬)、衛生部的固定基金17.59(百萬)、經濟部下屬固定基金58.29(百萬)、教育部的固定基金141.03等，藏人行政中央的固定基金總計達到514.63(百萬)。(五億一千四百六十三萬)

B. 預算資本金

2014年3月31日為止預算資本金總額為383.42百萬，加上為一些項目特別留用的資金91.11百萬，預算資金總額為474.53百萬。

C. 援助資本金

2014年至2015年度的援助資本金總額為1621.47百萬。2015年至2016年度的援助資金總額預估為1503.23百萬。(十五億三百二十三萬)

D. 沒有囊括在綜合資本金內的各單位的情況

目前有52個單位的收支沒有囊括在綜合資本金裏，其中17個單位的所需資金是由各自的項目援助資本金裏開支而報各地方議會批准的。未來這些單位的開支也需要統一由中央負責，則資金情況如下：

單位：百萬盧比

年份	一般援助資本金	項目援助資本金	總計
2012/3/31	147.46	62.74	210.20
2014/3/31	122.50	69.71	192.21
增/減幅	-24.96	6.97	17.99

E. 總的情況

囊括與非囊括在綜合資本金裏的所有機關單位的經濟情況如下：



單位：百萬盧比

年份	預算資本金	固定基金	一般援助資本金	項目援助資本金	總計
2012/3/31	320.15	194.25	861.68	704.60	2080.68
2014/3/31	383.42	208.56	996.09	569.39	2157.46
增/減幅	63.27	14.31	134.41	-135.21	76.78

藏人行政中央的整體經濟狀況如上述雖然不錯，但一些單位的資本金還需要想辦法充實。最近，為提高藏人的衛生健康而籌集到了 192.00 百萬（一億九千兩百萬）的援助資金，為提高小孩的衛生健康而籌集到了 108.00 百萬的援助資金，這將有助於改善和充實衛生部的資本金。

二、2013-2014 年度的收支情況

1.藏人行政中央 2013-2014 年度的最終修訂預算案：總開支為 1613.89 百萬，總收入為 1587.93 百萬。需從預算資本金裡開支為 468.51 百萬，實際開支 310.20 百萬。預算資本金的收入為 468.51 百萬，實際收入 350.73 百萬。實際收入與實際開支相抵後預算資本金盈餘為 40，17 百萬。

2.項目援助資本金的特定項目資金和其他開支最終修訂預算案：總開支預算為 1145.38 百萬，總收入為 1119.42 百萬。實際總開支為 1028.31 百萬，總收入為 1073.43 百萬。

三、2014-2015 年度的最終定頂預算案

1.正在實行的 2014-2015 年度的預算案的總開支預估為 1892.26 百萬，加上增撥預算 260，89 百萬，最終定頂總開支為 2153.15 百萬。這裏面涵括：各機關單位的行政日常開支 347.72 百萬，薪金開支 335.55 百萬，特別和特定項目資本呢金為 1469.87 百萬。（詳細情況見附件 D、附件 G 所示，略）

2.藏人行政中央個各機關單位的年總收入預估為 1863.76 百萬，加上增撥預算等最終定頂年總收入為 2097.65 百萬。其中預算資本金為 426.46 百萬，項目援助資本金為 1671.19 百萬。



四、2015-2016 年度的預算報告

藏人行政中央 2015-2016 年度的工作規劃中，對政治和宗教、流亡藏人的生活福利、教育、衛生、以及其它重要事項等的開支預算報告如下：

1. 尊者達賴喇嘛的安全護衛工作、為西藏的政教事業進行法事活動、繼承和傳承西藏寶貴的宗教和文化等重要工作的開支預算為 33.98 百萬。

2. 尊者達賴喇嘛 80 大壽之際，尊者已經答應藏人行政中央提出的舉辦時輪金剛大法會的請求，籌備此次大法的經費臨時預算為 5.00 百萬，以後將根據實際情況繼續申請經費。

3. 為力求解決西藏問題而開展各項工作、提高國際公關能力、促進改善西藏境內藏人的人權狀況、中間道路的宣傳工作等的開支預算為 405.48 百萬。此一經費預算比上一年度增加 43.61 百萬。

4. 救助和關愛基層民眾的疾苦與福利是藏人行政中央的一項重要工作，為鞏固流亡藏人的生活來源、建設必要的生活條件、各藏人定居點的行政工作等的開支預算為 157.17 百萬。

5. 為保存西藏珍貴的文化、保持西藏的民族特性，給予小孩良好的教育環境，提高流亡藏人的教育水平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本年度的教育經費預算為 760.57 百萬，這一預算比上一年度增加 42.08 百萬，其中包括了印度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學校委員會下屬各學校的經費。

6. 本年度流亡藏人的衛生經費預算為 149.76 百萬。其中加強和拓寬藏人的醫保工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遠程治療工作亦在進行當中，這一預算包含了上述兩項工程的經費 31,93 百萬。

7. 提高婦女的工作和就業能力是一項既定政策，本年度為繼續開展此項工作而申請預算 1.26 百萬。

8. 流亡藏人的經濟狀況逐步走向獨立，自給自足的路子是事關西藏的政治、民族能否長期生存與否的長遠規劃。流亡藏人在提高文化程度的同時，政府為這項工作創造條件，資助越來越多的人從事經商創業之路的經費預算為 6,89 百萬。同時為這項工作提供免息貸款的工



作已經開展，本年度申請經費預算為 2.00 百萬。

9.藏人行政中央的各項工作越來越需要現代專業化人才。生活在印度、尼泊爾、不丹、以及在國外的藏人專業知識分子能够在特定時間裏到藏人行政中央各部從事專業知識工作實施兩年多以來，為雙方都創造了便利。為繼續實施這一工程的預算經費為 1.35 百萬。

10.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為研究西藏議題，宣傳西藏問題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繼續培養研究專業人才、召開專題研討會、從事研究交流等的預算經費為 8.59 百萬，此經費比上一年度增加 2.95 百萬。

11.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的選舉工作、司政選舉工作的經費預算為 5，90 百萬。同時為提高現有藏人行政中央諸公務員的語言水準、提高諸公務員的國際和西藏問題的政治水準培訓經費預算為 1.37 百萬。

12.每年來印度求學、探親、朝聖的境內藏人接待經費預算為 28，18 百萬；超過上學年齡的成年人集中到索嘎成人學校繼續學習的預算經費為 11.89 百萬；西藏前政治犯和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藏人的補助救濟經費預算為 4.97 百萬；為安置他們而正在修建的宿舍樓繼續申請經費 19.76 百萬；為年輕藏人的生計而進行技能培訓、基礎知識培訓、為僧眾補助生活費及學費等的預算經費為 57.89 百萬。以上總計預算為 122.69 百萬。

13.流亡藏人貧困戶的生活補助費、醫療費用、養老費用、以及他們子女的上學費用總計預算為 66.05 百萬。整個工作計劃的詳細情況見各單位的預算報告裡。

五、總收入規劃

1.藏人行政中央 2015-2016 年度綜合資本金總收入預估為 1890.75 百萬，其中預算資本金預估為 418.96 百萬，各單位的项目援助資本金預估為 1471.79 百萬。

2.本年度的總收入來源中需要由內閣噶廈直接想辦法籌集的資金為 216.75 百萬，這一資金比上一年的預算額多出 23.44 百萬，我們將力爭籌集到這筆款項。

3.預算資金一項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流亡藏人的自願捐稅項目。自願捐稅項目由於越來越獲得民眾的高度重視，其每年的收入來源也越



來越好。自願捐稅項目裡自願稅款、底定必交款、自願捐款等的收入預估為 110.33 百萬。這一資金比上一年多預估 3.70 百萬。

六、總開支

1. 藏人行政中央各系統單位 2015-2016 年度總開支預算為 2008.98 百萬。其中各單位的薪金開支為 350.71 百萬，行政日常開支為 231.37 百萬。特別和特定項目預算資金為 1426.90 百萬。詳細情況見附件 E 與附件 F。

2. 本年度總開支預算比上一年度總開支多出 116.72 百萬，增幅為 6.17%。本年度的薪金開支及項目開支雖然比上一年度多出 15, 16 百萬和 212.14 百萬，但行政開支和其他開支預算比上一年度少預算 109.95 百萬。行政日常開支是根據過去五年以來每年的實際開支及現在實行的年度的實際開支而預算的。特別和特定項目開支是根據項目規劃的需要而預算的。

3. 內閣噶廈計劃上述開支預算的所需資金 1590.02 百萬將由各機關單位的項目援助資金裡開支，而 418.96 百萬將由預算資本金裡開支。

(附件 G) 希望議會根據流亡藏人憲章第 52 條款，流亡藏人國庫籌資、年度預算、資金管理條例第 8 條款之內容，批准上述資金的收入權和使用權。

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

西藏國歷 2142 年，西曆 2015 年 3 月 16 日呈報



格桑堅參桑堅贊議員訪談紀錄 (摘要)

時間：2015 年 04 月 30 日

地點：美國華盛頓四健會總部



蘇嘉宏：第一個就是下一屆議會換屆，你說的這個法案（設置案），一定要在什麼時候以前完成，可不可以先大概地介紹一下？

格桑堅參：按照我們「流亡藏人憲章」規定，換屆選舉要在 6 個月內結束，那麼就是說 15 屆議會的最後任職期限是 5 月 31 號，我們的第 16 屆議會，包括司政的選舉，大概會在今年的 9 月份到 10 月份左右會啓動。（不是今年換屆，換屆是 2016 年 5 月 31 號是最後的期限）一般這樣，我們有個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有一個會長，那麼需要選兩個助理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登記工作 9 月-10 月份就會開始，預選大概會在 11-12 月份開始，到 2 月-3 月份左右，因為我們的很多選民在冬天都分散在貿易市場上，到了過年的時候大家都回來，就比較集中，正式的選舉一般選在 2 月份或者 3 月份左右，正式的選票的統計會在 4 月份左右宣布出來，這樣第 16 屆議會的最後選舉結果會在 4 月份左右出來。

蘇嘉宏：設置亞洲地區議員，因為您之前提過前面經過第一和第二次的失敗，這是第三次，終於通過了，這一次的通過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格桑堅參：第一個是人數的增加。因為這次通過的，最主要的是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流亡藏人，澳大利亞每年都會吸收 100 名跟西藏政



治有關的人過去，這兩年更增加了不說，而且一次性增加 250 個，整個亞洲和大洋洲這個區域的藏人數量越來越多。第二個，以前雖然臺灣、日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外蒙，雖然有一些藏人，這些藏人有選舉權，但是相對稅收占的比例比較少。臺灣 40 人，日本 140 人，澳大利亞 800 人，所以這個地區真正是叫亞太地區，扣除北美、歐洲、印度/尼泊爾/不丹這三個區域以外，應該叫大洋洲暨東亞地區，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隨著人數的增加和稅收的增加，之前大家認為澳洲只有 100-200 個人，我的觀點是不管稅收和人數的多少，給他們投票的政治權利很重要。所以前兩次，我都是極力支持推動這一法案的通過。

蘇嘉宏：你對於自己參選的意願是不是可以表露一下？我可以寫嗎？
格桑堅參：略...。

蘇嘉宏：澳大利亞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華人社會的。

格桑堅參：對，澳大利亞有一個很大的華人社會，我要加強跟華人的聯絡工作，那麼我去澳大利亞的一個最大的動機也就是要加強與華人的聯絡工作。

蘇嘉宏：這個澳大利亞設置以及這個法案的通過，也就說，我可以寫不排除參選的可能，但是實際情況又怎麼樣.....。

格桑堅參：還有這麼一個，這次為什麼能通過這個法案，這裏面我認為也有我的一些個人因素。因為我已經定了要移民澳洲，那麼很多人說，這次在投票之前，他們說這個是格桑堅參桑的席位，那麼咱們應該支持，但那種是開玩笑性，但是這種開玩笑性裏也有認真的成分在裏面。這個可以寫上去。所以說，因為這幾個原因，綜合性的原因，這次可以通過。

蘇嘉宏：議會內部有很多意見團體，我們又說為派系，其實都很正常，現在能否介紹一下議會內部的一些政治生態？



格桑堅參：你非常地清楚，我們的議會不是政黨政治，它是區域型代表跟教派型代表，還有海外區域代表組成的，在議會裏面最大的派系，或者說是不同的觀點，最主要的是「獨立」跟「中間路綫」派間這種觀點上的爭論，意見上的不一致。這個時常都會表現出來。這裏面，依我的思維方式，我認為議會裏面有一些非常不成熟的政治官員，比如他們中非常熱衷所謂「中間路綫」的這些人，把「中間路綫」完全說成是達賴喇嘛的意志，誰不遵從「中間路綫」，你就是對著達賴喇嘛幹，這點引起很多其他人的反感，那其實對維護「中間道路」的聲望、聲譽沒有任何的好處。

那這樣一部分機會主義者，他們專門成立所謂的「中間道路民主運動」，到各藏地區去進行宣傳，那麼這些宣傳裏面他們其實對「中間道路」的實質的內容瞭解不多，他們僅僅是認為這些不遵從「中間道路」的人就是不聽達賴喇嘛話的人，就有些妖魔化的事情。那麼，這些發生以後，那些真正有「獨立」觀點的人就很反他，這其中很多人能寫，這樣反他後，就開始對「中間路綫」發表一些質疑的聲音，說它是「賣國」，是「向中國人低頭」，「發展中間道路現在這麼多年，根本沒有任何希望，中國絕對不會答應」。「獨立」的這一派裏面很多人能寫能說，他們就組成力量一股力量來反對「中間道路」，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從整個外界看來，「獨立」和「中間道路」對立情緒好像非常激烈。表像裏面通常有假像。但是，因為我身處在那邊，我認為並沒有這種外面所看到的這種尖銳的、非常激烈的對峙的情緒。有些文章會翻譯成中文發表出來，這中間我也看到，不管是誰，有些人肯定想到有利用的價值，越能把中央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矛盾、對立情緒誇大得越大，就越有一些作用吧，很多人會利用這個。我看到了就有很多看不到的實例深入到這裏面，那麼就把雙方間相互鬥的文章翻譯成中文發表出來，外面的人越來越多，這些就是背景，很多人都被利用。

議會裏面區域間，我並不能說大家有多麼地和諧，什麼對立也沒有，也不是這樣。這樣就形成一個衛藏跟安多，我們是真正站在達賴喇嘛這邊堅持「中間道路」的人，他們就很奇怪地把一些堅持獨立的人從自己的區域裏面弄出來，發生了這樣的一些事情，這是非常滑稽的一些事。那麼像康巴，還有一些教派議員，他們認為康巴就是一個



追求獨立的組織，那麼堅持「中間道路」就不行，就會形成「中間道路」跟「獨立」不同的觀點就參與到區域性的矛盾裏面。康巴的「四水六崗」是追求的獨立組織，這樣的組織就必須保持自己獨立的觀點。我對此的態度是，西藏三區，衛藏、安多、康巴是三個行省，並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只是行政選舉區域，行省裏面有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觀點，非常正常，必須要容納。因此，我就一直在議會裏面堅持，兩邊都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是民主社會，一個社會裏面必須要允許這兩種觀點都存在。

那麼，「青年會」就不一樣，「青年會」它是完全是我要西藏獨立的這群人成立的一個組織，它成立的宗旨就是爭取西藏獨立。現在「青年會」裏面又變成了一個宗旨不一定是「獨立」的組織，也有「中間道路」了。這樣「青年會」現在就已經從內部就分裂出了兩派，一部分人說我們要支持達賴喇嘛，支持藏人中央政治立場的立場，另外一派就反駁，這樣「青年會」的實力就被虛弱了，我認爲真正落入了中國的圈套。中國一再反駁「中間道路」是變相地獨立，最終的目標是他希望引起我們內部先亂起來。以前你知道有「三個不」，後來加成「四個不支持」，不做分裂祖國的活動、不支持西藏問題國際化等，也就是深圳的會議上說的，不支持「青年會」的獨立運動，其實是給達賴喇嘛下臺階。老奸巨滑，那麼他怎麼不知道達賴喇嘛沒有追求獨立，我們提交的建議這麼清楚，他就是需要一再地天天像念經似地講中間道路是違反中國利益的，這樣的目的就是引起我們之間的這種矛盾。

這樣以後呢，整個海外藏人社區裏面「中間道路」跟「獨立」的觀點就深入到「青年會」裏面，這我認爲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連「青年會」都分裂成兩派了，如果成立一個和「青年會」沒關係的組織都是可以的，但是「青年會」不能分裂。現在又壯大起來了一個「西藏獨立學生聯盟」，那個就組織越來越壯大，都是一群年輕人，像臺灣的「學運」，他們的傾向就獨得更加旗幟鮮明，他們的活動能力就越來越強，而「青年會」就慢慢地消沉。它消沉了，另外一個組織起來了。我問過他們，他們最先成立組織的時候的宗旨用藏語是「自由」還是「獨立」，他們說是「獨立」。這個組織在國際上的活動能力越來越好。



蘇嘉宏：藏中對話小組跟議會的關係？你是成員之一吧？

格桑堅參：我不是，因為它是行政的。

蘇嘉宏：沒有吸納你們嗎？

格桑堅參：沒有。

蘇嘉宏：藏中對話小組是行政體系，那麼它和議會之間的互動是怎樣的？議會可以指導藏中對話嗎？

格桑堅參：我們可以質詢，藏中對話小組做了什麼，有些什麼新的計劃。因為這樣，以「中間道路」的形式跟中國接觸，和他解決西藏問題是流亡政府的政策，那麼這些政策的制定是議會，執行者是我們的行政機構噶廈。噶廈成立了一個「藏中和談小組」，以前「藏中和談小組」還有一個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代表去北京跟中共和談，並進行一些相關的調研工作，配合得也相當地好。那麼，2011 年以後整個的這種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達賴喇嘛已經放下了所有的政治權力，達賴喇嘛的兩個特使因為「藏中和談」沒有實質性的進展而辭職，但是他們兩個現在還在「藏中和談小組」裏面。那麼「藏中和談小組」現在的規模是在擴大化，因為換了新的司政，我認為新的司政上臺後擴大了「藏中對話小組」的成員，其實也就是體現了他也想通過研究、接觸來啓動「藏中和談」，但是現在沒有任何起色。

「藏中和談小組」每年開一次會議，有時候會多開一次會議。跟議會間的互動，就是在開議會時會提出各種「標星的提問」，「標星的提問」就是通常議會對行政機構、司政、各部部長的提問，如果你只需要書面的答覆，那就給你書面答覆；在開會期間，你要「標星提問」，就是直接對政府的司政或者各部部長最直接問話的一個過程，比如「藏中和談」，我就提出「藏中和談」現在的情況、有些什麼計劃、對中國的恢復有些什麼希望，我就標上星號以後，在議會的議事日程裏面進行提問。用臺灣話就是說，質詢各部部長有關一些政策。他們可以對我們的標星提問進行書面答覆，我們也可以對他的回復進行質詢，然



後其它的議員都會舉手直接舉手質詢。但是，「藏中對話小組」他們的日常工作的提問，我們無法參加。你們討論了什麼，有什麼新的規劃，比如以前我們提的建議被否定了，司政一直在講，做好一切準備，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那麼還是不是以前提交建議的標準，還是提出了新的計劃，和談的對象是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和談的內容是達賴喇嘛的前途問題，中共說我們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對話小組有些什麼對策，我們沒有在野黨和執政黨，議會就是監督政府的責任，行政機構司政就要一一作出解釋。這些就是藏人瞭解這些的一個最大的平臺。

